

草木摇落露为霜

□琦莹

朔照在《芜城赋》里写：“棱棱霜气，蔌蔌风威。孤蓬自振，惊沙坐飞。灌莽杳而无际，从薄纷其相依。”霜，在这里是寒气凌凌，是怒吼的风，是荒凉，是“瀚海阑干百丈冰”的彻骨的冷。这是自然环境里的霜。

生活中，也会有霜。脸若冰霜。心上有霜迹。这是形象化的霜，说的是人的情绪和态度。不管是他人脸上或心上的霜，还是自己脸上或心上的霜，都是自然环境里那棱棱霜气的映现，它们有着一样的寒凉质地。

谁都不愿遇见这样的霜，谁都不愿脸上或心上寒凉的霜出现，可常常，不由自主地就出现了脸若冰霜的情形，不知不觉就给别人带来了严寒之气。也常常，遇到一些不顺意的事，陷入了悲观的泥淖，自己先给心里撒了一层又一层霜，让寒意遮住了阳光。

霜从根源来说，其实只是大自然的

一种天气现象。科学地解释，是指贴近地面的空气受地面辐射冷却的影响而降温，在地面或物体上凝华而成的白色松脆的冰晶。节气里有霜降，而“霜”不是从天上降下来，是地面的水气遇到寒冷天气凝结成的。

“草木摇落露为霜。”霜降，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与节气息息相关的是数千年来的农事。所以，与霜最密切的是土地，而与土地最密切的是农人。

“霜降见到霜，明年粮满仓。”不认字的老农也知晓这农谚里的字字黄金。这是一代代农人，我们智慧的祖先用时间锻练出来的珍贵经验。霜降时节，若没有打霜，则是夜晚空气中的小水珠没有形成霜落下来。这意味着近期气温比较高，预示着初冬甚至整个冬季，气温比同期偏高，在农业上，人们称之为“暖冬”。

暖冬既冻不死病虫害，又会导致来年春季冷空气活动频繁，倒春寒的几率大大增多增强，必然会影响明年农作物

的生长和产量。

还有一句谚语说“霜降见到霜，明年烂陈仓”。这句农谚说的是霜降的时候见到了霜，意味着气候调合，该冷时冷了起来。那么到了来年，农作物茂盛，丰收在望。而这时粮仓里的陈粮还没有吃完，新粮就下来了。这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。

两句农谚乍一看有些矛盾，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，那就是我们的土地也像一首歌里唱的如此“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”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，将霜降分为三候：一候豺乃祭兽；二候草木黄落；三候蜇虫咸俯。霜降之后，豺狼等动物开始为过冬储备食物，温度降低，草木凋零，冬眠的蜇虫全部钻到地下，准备在洞穴中过冬。人间自霜降起，便是归落、是低俯、是冷彻、是冰冻，也是归隐，也是收藏。辽阔的大地，显得苍凉、孤寂，而在这苍苍茫茫里，更多的是让人敬畏的沉稳和厚重。在那广博

的静气中，是优雅和从容。

从琐碎处说，和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便是经了霜打的蔬菜，吃起来味美，有一种淡淡的甘甜。尤其是白菜，整个冬季，可谓餐桌上的霸主，清炒，慢炖，怎么个吃法都好。

年轻时，很不喜欢“霜”这个字，一是冷，一是落在人的脸上和心上，也都和冷相关。年岁渐长，四十而不惑，慢慢明白，霜的冷不过是表面的，它更像一个人经历了万水千山后的明白晓畅，看问题不会从一个角度，而是全面地观察思索。

王维的《清如玉壶冰》中写：“气似庭霜积，光言朔月馀。”霜气，不是寒凉，不是老朽，不是苍桑，不是孤凄，而是像白雪皑皑一样的洁白、明净、清澈。活得有霜气，是一个人可贵的修养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）

七律诗三首

□汤成强

咏敦煌莫高窟

丝路西陲古佛疆，千年壁画落敦煌。丹青锦绘山川阔，彩塑浓描市井长。商旅农耕凝万象，曲歌婚丧聚繁昌。莫高窟里藏瑰宝，一见倾心叹未央。

登嘉峪关怀古

祁连云雪接苍穹，塞外孤城锁要冲。百丈墩台横广漠，三重瓮阈镇妖风。驼铃古道商尘漫，铁骑旌旗戍火红。来犯胡人谁却敌？边陲关隘首称雄。

青海湖感怀

高原原处镜湖藏，拍岸涛声乱石扬。帆叶随波漂远去，群鸥逐浪任飞翔。春风暖送青山色，冬雪冰封碧玉装。海拔三千云汉近，醉游一梦到仙乡。

（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）

花开何时看何时

□杨丽丽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”，从前总觉得这诗句里的从容是写在纸上的浪漫，直到走了许多路、见了许多花，才明白那些不按季节出牌的绽放，才藏着最动人的芬芳。

去年在北方乡下的小山坳里，本是冲着三月的野杏花去的。可偏偏倒春寒，漫山的杏树还裹着褐红色的花苞，枝桠光秃秃地指向天空，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。同行的文友们叹着气转身，说要去南方看油菜花。我没有同行，执拗地留在了村里。民宿老板笑着说：“不要急，这杏花还没到时候，等它觉得暖了，自然会开给你看。”

于是我每天一有时间就去山坳里等杏花，等不来花开就看晨雾漫过河谷，听鸟鸣响彻山坳。第五天清晨，我被一阵清浅的香气惊醒，推开门时，整座山竟都笼罩在粉白色的雾里——那些昨天还

紧闭的花苞，在夜里偷偷舒了瓣，风一吹，花瓣像雪似的在枝头摇晃，沾着露水的凉，却裹着阳光的暖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，原来花是最懂自在的——它从不管人间的节气表，只凭自己的心意舒展，你愿意等，它才肯把最美的样子给你。

后来在北京又遇见一场“迟到的约定”。本是想去看香山的红叶，却在山脚下的巷子里，撞见一丛开得正盛的茉莉。彼时已是十月，别家的茉莉早谢了，唯有这丛，把细碎的白花开在青瓦白墙间，香气像刚泡好的茉莉花茶，清清爽爽地漫进心里。守巷的老奶奶说，这茉莉是她老伴生前种的，每年都开得晚，“他走那年，这花直到霜降才开，我守着它坐了一夜，就像他还在身边似的。”我蹲在花前，看老奶奶轻轻抚着花瓣，忽然觉得，那些不按常理的绽放，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陪伴——它知道你在等，所以愿意多熬些日子，把思

念开成看得见的模样。

想起少年时在老家，院角有株月季。是母亲种的，母亲按照“清明浇点水，立夏准开花”的俗语给她浇水施肥，可那月季偏不听话。有时雨水足了，四月初就冒出花苞；有时天旱，要等到六月伏天，才在烈日里开出一朵艳红。我曾蹲在花前抱怨，为何它总不听话。母亲却笑说花有花的性子，你急它不急，等它想开了，自然会开给你看。

如今再看花开，便多了几分从容。春日里遇见早开的桃花，就停下来闻闻花香；秋日子里撞见晚开的桂花，就放慢脚步听听风声。我知道花有花的归期，人有人的旅程，那些计划之外的遇见，才是旅途中最珍贵的惊喜——就像在大理的洱海边，本是去看日出，却在清晨的薄雾里，遇见了一朵刚绽放的睡莲叶；在敦煌的沙漠里，本是去看日落，却在余晖中，看见了一株从沙砾里钻出来的骆驼刺花。不必追赶，不必强求，

只需在花开的时候，恰好看见，便已是最好的时光。

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”，原来古人早就把道理说透了。花开何时看何时，不仅是对花的包容，更是对生活的坦然。我们总习惯追赶时间，以为春天必须看柳、夏天必须赏荷，却忘了花有花的节奏，人有人的规律。就像有些梦想，不必急着在年少时实现；有些遇见，不必强求在最好的年纪发生。不如像花一样，按自己的节奏生长，按自己的时间绽放；也像赏花的人一样，不慌不忙，在花开的时候好好欣赏，在花未开的时候耐心等待。毕竟，最好的时光，从来不是赶出来的，而是等出来的——等一朵花绽放，等一阵风拂过，等一个人到来，等自己慢慢成为想要的模样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

《晨光》 李昊天 摄

公益广告



粮食来之不易
节约从我做起

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